

雪 驹

齐志平

今冬的雪特别大，昨晚又下了一整宿的大雪。老晃左一晃右一晃的在过膝的雪地里跋涉着，身后的大黄一蹿一跳地瞄着他的脚印紧跟着。突然，大黄狂吠起来。“莫非是碰到熊瞎子了？”听屯子里的人说，在这一带山上看到过这货。“难道真的是碰到这货了？”老晃想到这，突然感觉浑身发毛，俯下身来，屏住呼吸，回头瞪一眼大黄，大黄无声地趴下了。他透过灌木林，顺着大黄叫的方向看去，偏左二十米左右的前方，有一个动物趴在雪地里，一动不动。老晃仔细地观察了一会，那货还是不动。他壮着胆子蹑手蹑脚的慢慢靠近，大黄也匍匐跟着。将到近前，老晃终于舒了口气，原来是一匹白马。再近前一看，发现它的蹄子被套住，瘦骨嶙峋，头耷拉着，呼吸微弱，身上盖着厚厚一层雪。

好可怜的雪驹——老晃已经给它起了名字。

老晃顾不上去遛他的套子或者有可能套着的野兔，手伸进厚厚的棉袄兜里摸出手机，叫来几个人和一台 1304 大型拖拉机。

回到家，老晃细心照料雪驹，去村里养牛大户那买青储饲料，喂苞米，喂豆皮，还经常给它擦身，梳理鬃毛。雪驹也一天天恢复，膘肥体壮、毛发油光锃亮。

打那时起，老晃拉着小爬犁上山遛套弄柴火，除了大黄，又多了一个伴——雪驹。

“老晃，你这马养的这么壮，咋不用它拉柴？”

“雪驹死里逃生，咋舍得？俺只当宠物养了。”

又是一场雪，又该遛套了。老晃依然是左一晃右一晃，雪驹和大黄紧跟在后。

遛到了两个野兔，老晃接着遛剩下的几个套。突然，一只野兔朝他这边跑来，他高兴地迎上去，野兔左蹿右跳，老晃也随着左晃右晃，只见他猛的一扑，一下子就把野兔按在掌下。

“乖乖，逮着个活的！”老晃正高兴的不得了，他猛然间听到大黄不是好声地叫了起来。抬头一看，一个半大的熊瞎子正呼哧呼哧地跑过来，原来这货正在撵野兔，不想被老晃逮住，就直奔老晃来

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三十米，二十米，十米，五米。老晃傻眼了，趴在那，僵住了。大黄冲了上去，被那货一巴掌拍到了雪地里，挣扎着，惨叫着，动弹不得。雪驹叫着跳了过去，那货站起来，一巴掌拍在雪驹的脖子上，雪驹顺势调过身来就是一蹶子，那叫一个准啊，一下踢在那货的胸膛上，随着一声惨叫，那货倒仰在雪地上，打了个滚，转了半圈，抖了抖身上的雪，又冲老晃的腿这边冲上来。雪驹跨过老晃，一扭身，连尥俩蹶子，踢在那货的头上、下巴上。那货终于忍不住疼，摇摇晃晃地跑了。

好半天，老晃才缓过神来，裤子里已经湿透了，不知道是汗，还是别的什么。他抱起大黄，牵着雪驹，快步往家奔。

回到家里，他赶紧找兽医给雪驹的脖子缝好了伤口，两天一换药。十几天过后，雪驹的伤口好了。大黄却死了。

之后的一天，老晃牵着雪驹背着几个野兔从山上回来，看到家里来了几个陌生人。那几个人又是作揖又是道谢，要他开个价。

老晃耷拉个头，只顾大口吸烟，大口吐着烟雾，烟屁股都要烧到手指头了，他全然不觉，闷不做声。

“老晃大哥，我这马丢了好长时间了，是你救了，还把它养的这么肥硕，太谢谢你了，我给你五千块钱，略表心意，咋样？”

老晃猛然抬起头来，瞪大了红红的眼睛，“啥！？五千块？你把俺当啥人了！俺要是耍一分钱，都对不起人字的一撇一捺，更对不起雪驹！”

这鬼天，又飘起鹅毛大雪。老晃一会儿抚摸着马鼻马脸，一会儿又抚摸着马脖马鬃，左一晃右一晃，一直跟着，一直到村口，一直看着那几个人影牵着雪驹渐渐消失在雪幕之中。

作者：黑龙江省黑河市孙吴县地方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

编辑/武婧